

浙一帶都有了不少徐偃王的遺跡，韓愈還有《衡州徐偃王墓碑》。

和皋陶一樣，他們都是以鳥為圖騰的東夷人。有一種說法是：「偃」就是「燕」的通假，殷人子姓，也是簡狄吞鳥卵有關。偃、嬴、子、鳳東夷四大姓都喜歡拿「卵子」說事，比如「鴨孵卵」。《韓非子·五蠹》是這樣說的：「徐偃王處漢東，地方五百里，行仁義，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國，荊文王恐其害己也，舉兵伐徐，遂滅之。」《淮南子·人問訓》則說：「徐偃王好行仁義，陸地而朝者三十二國，王孫厲謂楚莊王曰：王不伐徐，必反朝徐。楚王曰：善。乃舉兵而伐徐，遂滅之。」漢水以東，有很多偃姓小國，比如舒、六、蓼等等，他們團結在行仁義的徐偃王周圍，被認為是「長行仁義，欲霸上國」。所以周和楚國多次伐徐，楚成王又伐徐，「齊桓公救之，徐恃救而敗。」和楚文王伐徐是一樣：「偃王仁而無權，不忍鬥其人，故致於敗。」但徐還是多次東山再起了。《新

唐書·宰相世系表》載：「至偃王三十二世，為周所滅，復封其子宗為徐子，十一世孫章禹為吳所滅。」雖然封為子爵，但從直到章禹之父義楚仍然自稱為王來看，章禹也未必不稱徐偃王。《左傳》說：「徐義楚聘於楚」是魯昭公六年（公元前535年），《春秋》則說：昭公三十年：「冬十又二月，吳滅徐，徐子章羽（禹）奔楚。」父子都到了楚，此時楚國是吳國的仇人。

行仁義是皋陶家族的傳統，皋陶輔佐虞舜掌管刑罰的士，以公正、正直著稱，他又扶持大禹接替舜。接着大禹選定他為繼承人，但皋陶去世了，大禹又遺命傳位給他兒子伯益，不過禹的兒子啟搶了王位。夏啟六年，淡泊名利的伯益被害。為了籠絡人心，夏啟將伯益的二兒子若木封於徐，雖然以後徐偃王反抗周王室，有「攻周西至河」的舉動，但歷代徐偃王的仁義，還是被世人公認的，季節掛劍的故事也說明了季節與徐君雙方的仁義：「延陵季子將西聘晉，帶寶劍以過徐君」，發現徐君喜歡他的千金之劍，雖然徐君沒說出來，但他心許了，等他出使回來，想把此行已經不用的劍贈給徐君時，徐君已經死於楚，按季節的年代，這位徐君應該就是義楚，於是脫劍給嗣君，嗣君說：「先君無命，孤不敢受劍。」於是季節把劍掛在徐君墓上而去了。



■徐偃王

網上圖片

天地玄黃

有些事情，習慣了，做起來總是那麼做，但認真想一想，卻不一定說得清楚為甚麼那麼做。

例如寫字，總是右手邊起行。為甚麼呢？左邊起行不行麼？大概也不是一定不行，不過習慣了，總是這麼做，覺得既然習慣了，就這樣吧。

生活上許多事情，都是這樣。習慣這樣，就這樣下去。也不見得不能改，但又為甚麼一定要改呢？

也許世界上許多事情，就是這樣習慣地發展吧。這習慣應該有一定的道理，有它的規律。有規律，自有其道理。

香港天氣好，四季都有綠葉，當然也有代謝，但是有落葉，也不斷有新葉成長。

望着窗外山坡上的綠葉，忽然想，這些綠葉都是從無到有地生長出來的。當然，綠葉要依託着樹枝，樹有根，根連泥，泥土中有樹枝需要的營養，不斷地供應，直到綠葉完成了它存在的過程。然後成了黃葉，成了落葉。落葉歸根，使泥土肥沃，泥土又供養了新一代的樹與葉。於是大

地生氣盎然。宇宙就這樣，生意勃勃。萬物也就這樣生意勃勃地發展。

每一枝，每一葉，都有其生意勃勃的發展過程，也都會到達成熟的一站。成熟了，又發展新的一個過程。

住處附近有個小小的公園，我常去散步。對着一枝一葉，有時想：這是我早幾天見到的那一枝一葉嗎？是新的嗎？世界萬物就這樣不斷地運作發展，宇宙真是神奇。不斷地作着新的變更。我們所見到的一切好似是凝定的，但其實又是在變化着的。我面對着那些枝葉，知道它在變化着，但是又看不出在變化。不過，過了一段時間，明天，後天，你再來時，就感覺真的起變化了。新的形態，出現在你眼前了。我不能確定，我眼前見到的那一枝一葉，就是早幾天見到的那一枝一葉嗎？應該肯定的是，但其實又說不清楚，因為事實上那一枝一葉是在起變化的。

早幾天，我在這些枝葉上見到一隻小蠅牛，白色，白得可愛，因此印象很深。今天見不到了，

因為蠅牛是會動的，現在不知道爬到哪裡去了。這些事物本身是在動着的，所以我很容易發現這些變化。但是有些事物看起來沒有在動，沒有在變化，而其實它是在動，在變化。但是我現在覺察不出它在動，在變化。那麼，我到底是看到了它們的變化沒有呢？我自己也說不清楚了。

我們周圍的事物一切都是在動、在變化、在進展的。不過有些變動，我們看出來了，有些變動，我們不能一下子看出來。不過，經驗告訴我們，一切都是在變動的。此刻看不出在變動，但是過些日子，我們就看到變化出現在眼前了。

許多小小的變動，構成了大的變動。我們就是這樣，生活在一個不斷變化的宇宙中。當我們把目光盡量放長遠一點來看，這個大宇宙就是那麼在變化。無數小的變化，組成了大的變化。

說起來，我們的地球，我們的太陽系，也是在不斷地變化的。千萬年前，我們的地球是甚麼樣子的呢？我們的宇宙是甚麼樣子的呢？真是很難想像。我們的古人說：天地玄黃，宇宙洪荒。其實這也是說不清楚的一種狀態。不過我們的古人能夠說出這幾個字來形容，也真是了不起了。

想得遠了。太遠了。其實那都是無法想像，無法證實的狀態。我們有能力回到「宇宙洪荒」的時候，去看一看嗎？

墨爾本賞樹聽鳥

想要問問你從哪裡來

據說，老子出生就與眾不同，他在母親肚子裡呆了七十二年才出來。老子生下來的時候就已是古稀老人了。沒有可愛的童年，也

沒有風華正茂的青年和中年，他來到世界上就白髮蒼蒼，這樣的人生有何樂趣可言？

老子的故事或許可以看作是一個暗喻。即，在傳統的文化敘事裡，童年、青年、中年並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人到老年要有所歸、有所養，能善終。至於人的一生是否快樂和幸福也並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必須睿智、必須有世俗的成功。這種解讀，不知是否足以給我們暮氣沉沉的傳統「文化臉譜」做一個客觀的解讀？

老子的故事其實還沒有完。記不清楚《搜神記》還是《山海經》或者哪一本書裡提到的，七十二歲的老子當年是從母親的腋肢窩裡生出來的！我曾經在一篇文章裡調侃地說，老子的出生，大概是人類歷史上最早的也是最奇異的剖腹產手術了！

老子是從腋肢窩裡生出來的，央視的被採訪人也曾經被父母告知是從腋肢窩裡生出來的。一個腋肢窩，隱藏了多少真相！千百年來，我們延續的是同一種思路，所謂人類社會一直在進化的理念，在某些時候實在讓人難以信服。

今天的學校裡，如何理性看待性教育的問題，如何教育孩子進行自我保護，其重要性無需多講。越是隱藏的，就越有神奇的魅力；越是被賦予神秘色彩的，就越有千百人響應和試圖逾越。就這一點而言，性的教育禁忌，確實有待於打破。

岱萊夫斯基，英國海軍將領傑利科，英國前首相布萊恩·艾弗特，梅爾巴，波蘭鋼琴家帕蒂·布萊恩，英國女歌手，英國音樂劇演員內利·梅爾巴，澳大利亞的丈夫，澳大利亞州總督官拉特羅布，英女王維多利亞，荷南道爾，亞著名小說家，英國前首相



■墨爾本皇家植物園

美哉，南太平洋這一方神奇的土地！

分明感受到了那種永遠的人與自然的諧和。

中國俗話說北方長人不長樹，南方長樹不長人，似乎很難驗的。我在墨爾本，整個澳洲，和人類也是那麼和諧相處的。可是那樣的植物園，

要領略墨爾本環保之好生態之優，最好到位於市中心以南約五公里的皇家植物園走一走。這座植物園以十九世紀園林藝術佈置，是全世界設計最好的植物園之一。名為植物園，當然是觀賞植物為主，這裡的植物確與其他地方所見不一般，湖的周圍一片綠色叢蘿，舉目處數人

是「一樹成林」的格局，亦即一棵樹的主幹，它掰開，分明就是一棵樹，參天大樹呢。這些樹皆比比皆是，並且多的植物園內有不少頗具紀念意義的樹呢，係澳大利亞外歷史名人親手種下的紀念樹呢，

這裡的鳥唱顛覆了我以往儲存的關於鳥唱的記憶，並非「嘵嘵喳喳」，竟然是「叮叮咚咚」，純粹是金屬的聲音，煞是奇異有趣。我循聲尋覓，在一排灌木叢中見到它們的倩影，那是一種類似畫眉的鳥，見我步步靠近也不躲藏，反而仰起靈活的脖子向我飛來，我趕緊「叮叮咚咚」打鳴，不不，貼切地說是「喂！」，還善於模仿伐木聲等各

種聲音。中國《詩經》有「伐木丁丁，鳥鳴嚶嚶」的大陸的國鳥琴鳥，惜乎緣



騎馬舞已經弱爆了！現在流行「航母Style」。慶祝中國首艘航母「遼寧艦」成功起降殲-15艦載機，「走你！」

沒有風華正茂的青年和中年，他來到世界上就白髮蒼蒼，這樣的人生有何樂趣可言？

老子的故事其實還沒有完。記不清楚《搜神記》還是《山海經》或者哪一本書裡提到的，七十二歲的老子當年是從母親的腋肢窩裡生出來的！我曾經在一篇文章裡調侃地說，老子的出生，大概是人類歷史上最早的也是最奇異的剖腹產手術了！

老子是從腋肢窩裡生出來的，央視的被採訪人也曾經被父母告知是從腋肢窩裡生出來的。一個腋肢窩，隱藏了多少真相！千百年來，我們延續的是同一種思路，所謂人類社會一直在進化的理念，在某些時候實在讓人難以信服。

今天的學校裡，如何理性看待性教育的問題，如何教育孩子進行自我保護，其重要性無需多講。越是隱藏的，就越有神奇的魅力；越是被賦予神秘色彩的，就越有千百人響應和試圖逾越。就這一點而言，性的教育禁忌，確實有待於打破。

老子的故事其實還沒有完。記不清楚《搜神記》還是《山海經》或者哪一本書裡提到的，七十二歲的老子當年是從母親的腋肢窩裡生出來的！我曾經在一篇文章裡調侃地說，老子的出生，大概是人類歷史上最早的也是最奇異的剖腹產手術了！

老子是從腋肢窩裡生出來的，央視的被採訪人也曾經被父母告知是從腋肢窩裡生出來的。一個腋肢窩，隱藏了多少真相！千百年來，我們延續的是同一種思路，所謂人類社會一直在進化的理念，在某些時候實在讓人難以信服。

今天的學校裡，如何理性看待性教育的問題，如何教育孩子進行自我保護，其重要性無需多講。越是隱藏的，就越有神奇的魅力；越是被賦予神秘色彩的，就越有千百人響應和試圖逾越。就這一點而言，性的教育禁忌，確實有待於打破。

沒有風華正茂的青年和中年，他來到世界上就白髮蒼蒼，這樣的人生有何樂趣可言？

老子的故事或許可以看作是一個暗喻。即，在傳統的文化敘事裡，童年、青年、中年並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人到老年要有所歸、有所養，能善終。至於人的一生是否快樂和幸福也並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必須睿智、必須有世俗的成功。這種解讀，不知是否足以給我們暮氣沉沉的傳統「文化臉譜」做一個客觀的解讀？

老子的故事其實還沒有完。記不清楚《搜神記》還是《山海經》或者哪一本書裡提到的，七十二歲的老子當年是從母親的腋肢窩裡生出來的！我曾經在一篇文章裡調侃地說，老子的出生，大概是人類歷史上最早的也是最奇異的剖腹產手術了！

老子是從腋肢窩裡生出來的，央視的被採訪人也曾經被父母告知是從腋肢窩裡生出來的。一個腋肢窩，隱藏了多少真相！千百年來，我們延續的是同一種思路，所謂人類